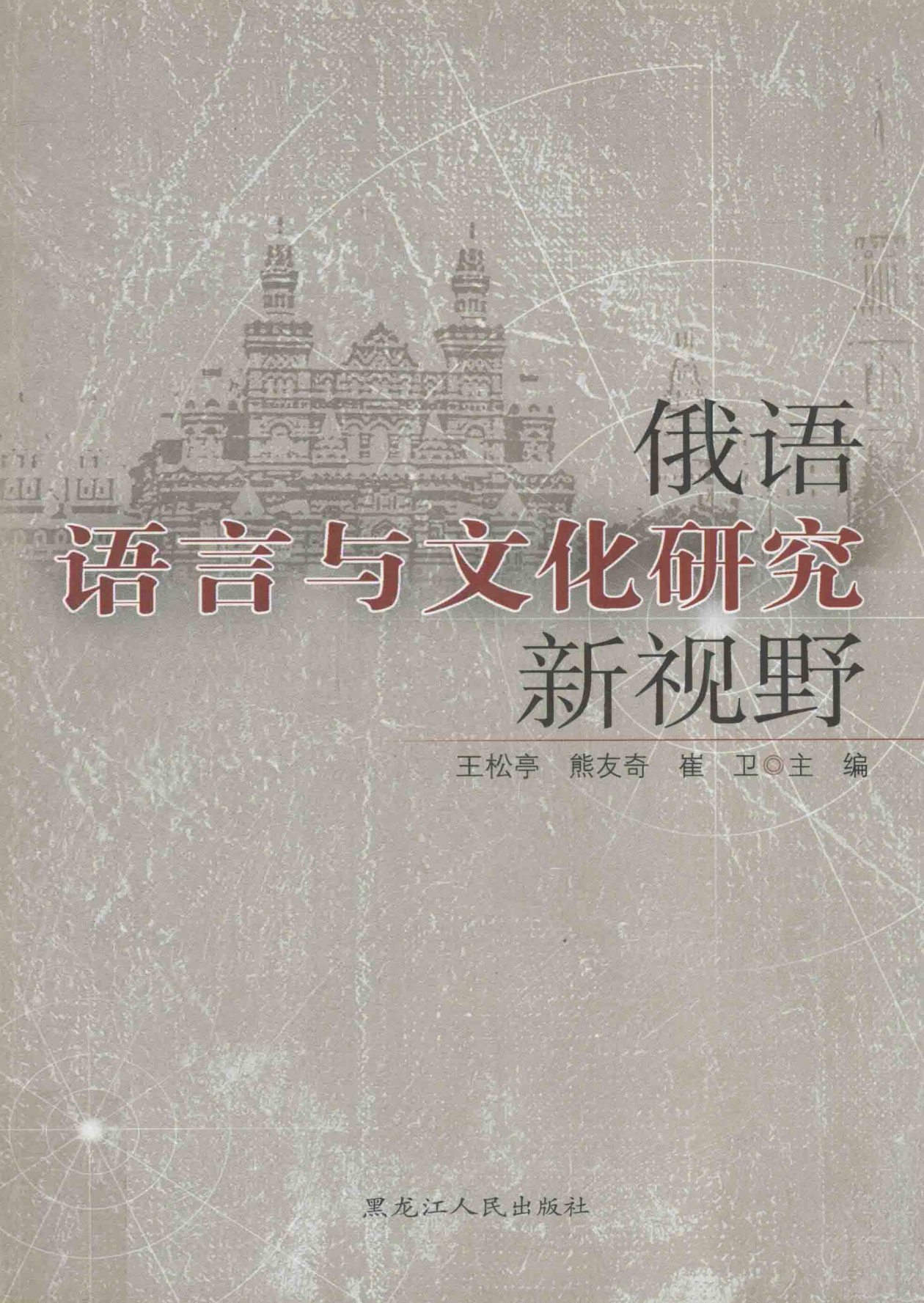




俄语 语言与文化研究 新视野

王松亭 熊友奇 崔 卫◎主 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俄语语言与文化 研究新视野

王松亭 熊友奇 崔 卫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新视野/王松亭,熊友奇,崔卫
主编.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 10
ISBN 978 - 7 - 207 - 09184 - 0

I. ①俄... II. ①王... ②熊... ③崔...
III. ①俄语—文化语言学—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H3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9949 号

责任编辑:张晔明

封面设计:李德钺

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新视野

Eyu Yuyan Yu Wenhua Yanjiu Xinshiye

王松亭 熊友奇 崔卫 主编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哈尔滨工大节能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7

字 数 5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09184 - 0

定 价 68.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登高望远 继往开来

——第十届全国俄语语言与文化学术研讨会述评

四月的古都洛阳,春意盎然,牡丹绽放。2010年4月3日至5日,第十届全国俄语语言与文化学术研讨会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顺利召开。来自北大、清华、黑大、北外、上外等30余所院校以及高等教育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4家出版单位的60余名专家学者以及在读硕、博士研究生参加了此次盛会。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李绍山院长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本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是:1. 语言文化学学科体系的理论与方法研究;2. 俄汉语言世界图景知识系统的实证对比研究;3. 语言文化教学法研究;4. 语言文化学与相关学科(文学、修辞、语义学等)的整合研究;5. 语言文化学词典学研究;6. 跨文化交际相关问题研究。

在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院薛恩奎教授、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赵爱国教授和浙江大学外语学院王仰正教授的共同主持下,13位代表作了大会主题发言。北京外国语大学李英男教授作了题为《俄罗斯民族图景中的两种中国形象》的报告,分析了中国形象在俄罗斯的双重性;浙江大学许高淦教授就“俄罗斯语言文化研究的新特点和对我国深入开展俄语语言文化研究的看法”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王仰正教授的《从“语言国情学”到“语言文化学”》总结了近几十年来我国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取得的成果;赵爱国教授作了《对语言文化学基本学理的若干哲学思考》的报告;大连外国语学院刘宏教授分析了文化观念在语言与文化教学研究中的中心地位;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孙汉军教授在发言中探讨了言语文明的内涵、言语文明与标准语、语言规范的关系、言语文明的修辞问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杨可教授分析了带有文化成分的俄语词 *крапива* 的丰富内涵;上海外国语大学陈洁教授对语序与翻译作了深入的探讨;山东大学丛亚平教授分析了俄汉非言语行为的文化内涵;大连外国语学院彭文钊教授深入探讨了

语言文化学研究的基本单位问题;复旦大学姜宏教授阐述了文化认知视域的语言时间研究构架;北京大学李玮教授研究了传媒语言学视角下的 текст/курс/стиль 概念,四川外国语学院朱达秋教授分析了俄语的文化价值。

会议代表进行了分组讨论和交流。第一组由大连外国语学院的彭文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杨可两位老师主持,第二组由黑龙江大学的贾旭杰、天津师范大学的杨海云两位老师主持。

本次研讨会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一、人数众多,代表性强。参加研讨会的 60 余位代表,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和出版单位,其中有数十年来在学坛执着追求的老一辈专家学者,有在俄语教学与研究一线辛勤耕耘的中青年教师,也有崭露头角、意气风发的学术界后起之秀。

二、议题广泛,主题突出。研讨会共收到学术论文 50 余篇,与会专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语言文化学的相关问题做了十分有益的探索,理论与实证、宏观与微观、科研与教学等各方面均有涉及。

三、气氛浓郁,讨论热烈。与会代表密切跟踪语言与文化研究的最前沿,认真思索新形势下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教学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研究课题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新的高度。会议学术气氛浓厚,讨论热烈,代表们各抒己见,其中不乏激烈的争论和尖锐的质疑,展现了良好的学风和会风,实现了研讨会的既定目标。

“全国俄语语言与文化学术研讨会”自 1991 年 5 月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召开首届大会以来,每两年举办一次,迄今为止已经成为我国俄语学界连贯性最好、持续时间最久、参与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系列学术活动之一,为俄语学界同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和互动平台,发挥了很好的学术效益。本届研讨会全面总结了 20 年来我国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的丰硕成果,充分展示了上一届研讨会以来本领域研究的新进展,积极探索了语言文化学的未来发展趋势,对俄语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必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为巩固和宣传研讨会的学术成果,大会承办方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组委会对参会论文进行了认真的筛选和整理,将其中尚未在刊物上正式发表的以文集的形式编辑出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张晔明老师为文集的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目 录

从“语言国情学”到“语言文化学”

——纪念俄语语言文化学研讨会二十周年	王仰正 (1)
关于进一步推进我国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的三点看法	许高渝 (12)
谈言语文明	孙汉军 (23)
文化视角下的俄汉非言语行为	丛亚平 (35)
俄国“传媒语言学”的建设与发展	李 玮 (41)
俄罗斯语言文化中的 крапива	杨 可 (50)
语音、语序、翻译	陈 洁 (58)
文化观念在语言与文化教学研究中的中心地位	刘 宏 (64)
再论俄罗斯跨文化交际学研究	崔 卫 (75)
关于语言文化学研究的基本单位问题	彭文钊 (84)
论帕斯捷尔纳克的精神文化气质	杨海云 (97)
俄汉语中布谷鸟的民族文化内涵对比	熊友奇 (103)
从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校看俄罗斯早期妇女教育	高 欣 (110)
成语世界图景中的性别观念	李 丽 (121)
A. A. Залевская 关于导出知识的研究	陈 勇 (125)
关联理论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与文化误译	李政文 (136)
俄语“心”的概念分析	赵国栋 (145)
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在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显现	梁 爽 (153)
语言文化单位的语源探究	马继红 (160)
波罗的海技术大学优势本科专业课程分析及启示	
——以“信息系统和技术”专业为例	马建光 (166)

俄汉非语言交际中身势语的性别差异	史崇文 (173)
论俄罗斯文学在俄语教学中的潜力	孙 婷 (178)
中俄饮食文化差异	王庆疆 (183)
具有无人称结构的俄语谚语俗语的语义特征	唐伟平 (191)
俄罗斯“календарь”探源及其民俗文化纵横谈	朱玉富 陈 新 (199)
信息条件下俄罗斯文化对外传播的措施及启示	刘 戈 (205)
文字—语言—文化	
——关于俄罗斯文字的思考	冯 励 (217)
过渡性理论视角下的 У КОГО(ЕСТЬ)У 句式浅析	周海燕 (225)
俄汉度量参数词汇空间意义的跨文化分析	赵 亮 (234)
评价语义的派生机制	杨利芳 (240)
修辞学与语用学对言语交际活动及言语交际效果研究的比较 ..	徐艳宏 (246)
改革俄语文化课教学,培养学生跨文化能力	
——以三亚学院旅业商务俄语专业“俄罗斯概况”课为例	
.....	陈 爽 (253)
从 час 一词窥探俄语世界图景中的时间观念	王建兰 (262)
语言文化观念及其特点综述	王 影 (269)
B. B. 沃罗比约夫及其语言文化学研究观简析	杨春虹 (276)
俄语语言世界图景中的动物性与非动物性	李绍哲 (282)
再论语言与文化	郝 葵 (289)
从汉俄语义对比看学习词典的释义	
——以《基础汉语学习字典》(俄语版)为例	张春新 (295)
俄汉语言世界图景中评价人体型的参数形容词	张 红 (308)
试析语言文化单位的形态系统	李宝玲 (314)
《红旗谱》俄译本中的心理隐喻结构	钟晓雯 王红厂 (321)
一位值得重新评价的诗人——巴拉丁斯基	周 露 (330)
俄语无人称句中文化因素	
——兼论句法系统的独立性	于 鑫 袁 田 (334)
现代俄罗斯报刊中的成语新生与活用	周梦茜 (341)

目 录

情绪通感认知阐释	牛丽红 (350)
心理语言学中的“世界映像”范畴	张祿彭 (357)
民族文化定型漫谈	
——由《大师与玛格丽特》说开去	宋洪英 (363)
俄语中的二次称名现象刍议	牛立伟 (372)
当代俄报刊政论语体语言修辞的变化	李志勇 李瑞华 (379)
从认知转喻分析俄语态范畴	杨 军 (388)
从俄罗斯笑话看俄罗斯文化	陈丹丹 (395)
汉俄民族思维差异对比	
——以《围城》及其俄译本为例	王顺立 (407)
当代俄罗斯军事文化热点问题研究	贾 松 (414)
俄语颜色词隐喻所呈现的民族文化	张 戈 (419)

从“语言国情学”到“语言文化学”

——纪念俄语语言文化学研讨会二十周年

◇ 王仰正

前 言

上世纪70年代初俄语“语言国情学”的诞生,无疑是当时莫斯科普希金俄语学院院长 В. Г. Костомаров 院士和 Е. М. Верещагин 教授的功劳。“语言国情学”的诞生是世界外语教学中的一件喜事。由于中国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语言国情学”到中国则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情。虽然这一学科进入中国晚了十余年之久,但是中国学者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迅速掀起了语言国情学研究的高潮。从其介绍到中国,在短短的几年中就出版有论文集、专著和教科书等不少研究成果。80年代末也开始了两年一届的全国“语言国情学”学术研讨会。从“国情学”到“语言文化学”不只是学科理论基础的彻底确立,而使其研究向纵深和广度不断延伸,使得今天的“语言文化学”成为一个既具有鲜明特点,又是一个开放式的完整学科体系,它包括了语言、文化、交际、认知、心理、语言应用等多个交叉学科。

应该说,中国学者在从“语言国情学”到“语言文化学”这一转化的过程中,在介绍、探索、反思的过程中也逐步有了自己的创新,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然而,俄罗斯的学者在这一方面仍然走在我们的前面,他们的思想、见解值得我们学习参考。在本文中我们回顾“语言国情学”和“语言文化学”的研究,同时也介绍“语言文化语法”建构的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关于语言国情学

对俄语语言国情学引入中国,我们要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季元龙先生。他于1985年在《外语界》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一门新兴的语言学科——俄语语

言国情学》一文。他在文中扼要阐述了俄语语言国情学产生的过程、研究对象、在教学中的地位以及语言国情学与苏联概况的主要区别等。从此揭开了俄语语言国情学在中国传播研究的热潮。以后的数年期间,有关俄语语言国情学的介绍文章不断涌现,使得人们感觉到,似乎时下俄语的主要研究就只有语言国情学。

维、科二氏在其《语言与文化》一书中对语言国情学作了如下定义:“语言国情学是对外俄语教学的一个方面,它为保障教学的交际性、解决普通教育和人文教育之任务,而在语言教学上实现语言的载蓄功能,向教学对象进行文化移入(介绍苏联现实生活中的典型现象),教学方法属语文教学性质,即通过俄语和在俄语学习过程中介绍国情知识。”(Верещагин, Костомаров, 1983:49)从其定义中我们可以得出,它主要是一门教学法,旨在教学过程中利用语言对学生进行“文化移入”,其核心是语言、国情及教学法。另外从《语言与文化》首版的时间(1976年)上看它主要是把宣传俄语作为其宗旨之一。记得1995年我去普院与Костомаров见面,专门问及了语言国情学的理论基础的问题,科氏马上将话题引开,讲起了他的新作《语言趣味》《Языковой вкус》一书的事情。科氏的语言国情学强调对学生利用俄语语言进行国情文化移入,介绍俄罗斯的国情知识,其方法是语文教学原则。它是以语言的三种功能为理论基础,即:1)语言的交际功能;2)语言的文化载蓄功能;3)语言的指导功能。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词语文化,即“词汇背景理论”,也就是研究等值词及无等值词,有伴随意义的词及背景意义的词,还有声势语等等。

从语言国情学介绍到中国的十余年间,国内同仁撰写了数百篇论文并有论著及教材出版,其中有王福祥教授主编的《语言与文化》论文集,顾亦谨、吴国华教授的《语言与文化——俄语语言国情学概论》,谭林教授的《俄语语言国情学》,吴国华教授的《文化词汇学》等。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从当初的介绍语言国情学到对其进行独立思考,发表自己的观点。林宝焯教授于1994年在《中国俄语教学》上发表题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俄语语言国情学》一文,文中指出,语言国情学应当是一门对比学科,讲授语言国情学的人应当懂得两种语言、了解两种民族文化。他提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俄语语言国情学”。(林宝焯,1994)俞约法教授则对语言国情学全面研究之后得出三点:“第一,语言国情学实际上是语言教育科学中为外语教学服务的应用文化语言学,它研究的出发点和最后的落实点和归宿点都是语言教学,它同语言教学有着血肉关系,它未提出系统研究文化本身这样一个目标,也并未以发现和揭示文化同语言之间的关系的规律为己任。第二,对文化的研究限于表层,而未及深层;重点在词语的民族文化语

义和语用,旁及各种文化背景常识;对象是个别的零散的具体的事实;研究工作具有发掘性和描写性。第三,它大力研究文化背景的教学法问题。”(俞约法,1993)对于语言国情学研究的对象重在词语文化,俞约法教授指出,“最能体现苏俄文化因素的‘无等值词’只占俄语词汇量的9%弱……没有多大的研究的前景。‘有文化感情色彩词’数量也比较有限,如果如此大力开发,为时不久,资料必将枯竭。”(俞约法,1993)

1996年在杭州举行比较语言学国际研讨会,在大会上 Костомаров 教授提出了语言国情学要研究 логоэпистема(语言文化信息单位)这一对其扩展的观点。但是这一新的观点和研究对象仍然没有能弥补语言国情学在理论上的不足。此时中国学者的研究已经在俄汉对比、文化背景与翻译、声势语及教学法实际运用上运用语言国情学的一些原则,注重了文化移入,把文化背景知识用到俄语教学中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指导教学的实践理论。与此同时,学者们对语言国情学进行全方位的、哲学性质的思考。赵爱国教授在其《语言文化学论纲》中提出了六点反思:1)语言国情学究竟属于哪一个学科,是语言学的还是教学论的?它们的学科内部界限是什么?2)语言国情学奠基人提出的“词汇背景理论”的适用范围到底有多大?或者说该理论在语义层面究竟有多大的解释力?3)语言国情学作为一种教学法,如何与传统的国情学和文化教学进行区分?4)建立在“词汇背景理论”基础上的语言国情学究竟有多大的发展空间?5)语言中包含的文化内涵,以及语言中蕴含的民族意识和个体意识是用“国情”二字就可以囊括吗?6)语言国情学的发展方向何在?语言与文化研究作为新兴边缘学科如何体现其应有的综合性和交叉性?(赵爱国,2006)特别是刘永红、袁顺芝二位教授在对我国语言国情学研究十年基础上进行了认真总结,指出了我国学者对该学科的丰富和发展,特别观察到了国内研究的一些不足现象,其主要为:“1)理论与实际教学脱节;2)语言国情学使外语教学与研究跳出了语言本身的这个小圈子。但我国俄语与文化研究却没有跳出维、科二氏语言国情学的手掌心。3)语言国情学是一门刚刚兴起的学科,难免有不完善、不成熟的地方。”为此,他们提议急需做两件事:“1)应向语言与文化的深度和系统化方面迈进,不能只停留在众所周知的概念和已用烂了的例子上。2)摆正语言国情学在外语教学中的地位。无论是语言国情学也好,语言文化学也好,都应把培养言语交际能力放在首位,辅之以文化意蕴的介入。”(刘永红、袁顺芝,1996)

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我国学者对语言国情学的出路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吴国华教授建议从符号学和称名语义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民族文化特点(吴国华,1994);丁昕教授指出语言国情学的出路在于文化语言学(丁昕,1997);夏

雨先生认为,语言国情学是个含糊的、无法清楚界定的概念,而且只局限于词语文化,无法满足教学和交际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建立科学的“俄语语言文化学”(夏雨,1994);赵敏善教授还指出了语言文化化学研究的范围(赵敏善,1998)等等。

应该讲,对语言国情学的反思使得国内的学术研究有了新的活力,加上俄罗斯学者,包括语言国情学的首创者,也进行着进一步的深化研究,提出了众多的新的概念,扩大了研究的范围,例如,语言世界图景、语言个性、语言定型、先例现象、民族意识等。这一切都为“语言文化学”的形成奠定了学科基础。

二、关于“语言文化学”

众所周知,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世界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的解体使得俄罗斯国内状况与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出现了新的政治思维和价值观。外国人学习俄语时最感兴趣的已不是俄罗斯的“当今的现实生活”,更不是语言本身,而更多关注的是俄罗斯的文明和文化。这些变化使得学者们必须从整体考虑问题,加上原先在苏联时期从事政治研究的人大多转向文化研究,就使得语言与文化问题的研究者们思考如何从文化相互影响的方面来系统地描写语言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种被称为“对语言和文化科学思考的新的研究范式”——语言文化学应运而生了。与语言国情学相比较,语言文化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研究的是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一术语所包括的内容是构成“语言世界图景”的一切;话语中体现的物质文化的对象,生产和创造性劳动的产品及文化产品,即“人工制品”,如人类各种活动,习俗、实践和信仰的遗产,某种生活方式组织的原则,人类活动的产物、思潮等。语言文化学作为语言国情学的继承者,定位在社会生活和新的思维所推出的文化财富的新体系上,旨在全面、客观地介绍所学语言国家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用新的形式展示该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用一种不带成见的信息形式,用一种不对文化本身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来揭示其形成的过程,通过语言及文化的相互作用和发展,系统地介绍民族文化,研究现代文化学思考而形成的系列观点。为此,语言文化学有一套不同于语言国情学的术语及概念,如语言文化场、语言个性、范式等。

我们知道,语言文化学作为由语言国情学发展而来的学科,其研究范围和研究方向必然要在语言国情学的基础上有所拓展,其理论基础应该更加扎实,其研究方法应更加科学可行。应该说,中国俄语界的同仁们为语言国情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俄语语言文化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尤其以吴国华教授、

赵爱国教授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学者的成果最为突出,受到国内外学者的瞩目。

在中国,俄语语言文化学的建立也是经过时日,人们才把思想含义统一,其中包括其要区别与原先研究范围较为单一狭窄的国情学,也包括中文“文化语言学”以及英语界的“跨文化交际学”。就其性质而言,语言文化学应是语言与文化相互关系的科学。它既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化,即语言中的文化(культура в языке),也可以从文化角度来研究语言,即文化中的语言(язык в культуре),还可以从交际学、认知学、心理学、符号学等多方向的、多角度的方面来研究语言的交际使用,语言的生成与理解以及语言习得中民族文化因素及受民族文化制约的语言表征形式等。因此它采用一种整体的方法,对语言的社会文化运用及描写过程中最重要的现实进行评价。

在俄罗斯,语言文化学的研究呈现的是多方向、多流派的态势。有语言学方向的,如以 В. Г. Костомаров, Е. С. Яковлева, В. Т. Телия 为代表;有以语言逻辑 Н. Д. Артюнова 为代表的;有以 Е. С. Кубрякова, Ю. Н. Караулов, В. В. Красных 为代表的认知心理学方向的;有以 В. В. Воробьев, В. А. Маслова 为代表的文化学方向的;有以 Ю. Е. Прохоров, Д. В. Гудков 为代表的语言教学和交际学方向的等等。(见赵爱国,2006:19~20)他们的研究涉及的范围广,各自研究具有深度。我国学者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借用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在以人类中心范式基础上研究的“человек говорящий”以及“язык в человеке”和“человек в языке”使得语言文化学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应该讲,国内学者也在不断深化语言文化的研究并有所创新,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赵爱国教授的《语言文化论纲》一书,他较为系统全面地论述了语言文化学的发展、哲学理论基础,以及研究的范围对象,提出了到目前为止至少有七个不同的研究方向:1)作为语言学的语言文化学;2)作为文化学的语言文化学;3)作为交际学的语言文化学;4)作为语用学的语言文化学;5)作为认知学(心理学)的语言文化学;6)作为符号学的语言文化学;7)作为应用语言学的语言文化学。(赵爱国,2006:49~50)根据这七个研究方向他列出一个特色鲜明的,完全开放式的语言文化学研究的学科体系:(见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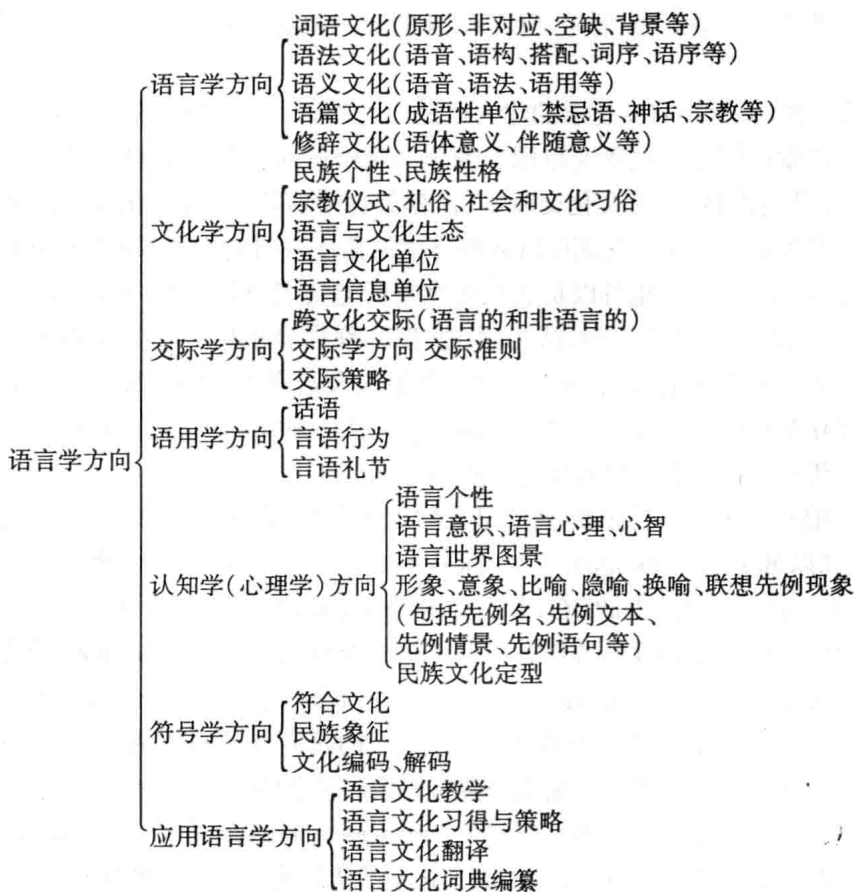


图 一

除了赵爱国教授之外,吴国华教授、赵敏善教授、彭文钊博士、张志军教授、杨可教授、彭文钊博士、杨仕章博士等人在语言文化学的研究中都有所建树。但是,纵观国内语言文化的研究,我们不免也发现了极有与语言国情学研究所出现的不足相似的地方。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我个人认为的理论与实际教学相脱节。在理论研究中过多地注重个别概念的区别,其中也是归摹介绍的多,创新的少;我们知道,俄罗斯的学者对术语是各人有一套,互不干扰。记得我们在苏州会议上就有多人在介绍 *концепт* 和 *понятие* 两个词的翻译和理解,相互驳斥别人;其二,没有完全形成我们自己独特的理论及研究体系。我个人认为,我们仍然没有跳出俄罗斯学者的研究圈子,退一步说,是没有完全跳出俄罗斯学者的研究圈子。

三、关于建立 Грамматика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ы “语言文化语法”

“语言文化语法”(Грамматика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ы)是我的师妹,莫斯科大学教授 Красных 于2008年提出来的概念。我们于2007年起共同研究“中俄语言文化世界图景”,这样使得她每年有机会来中国讲学和从事共同研究。

提出“语言文化语法”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知道,任何语法(грамматика)都需要对各基本范畴、单位的类型、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其运用规则进行诠释、描写和结构分析。另外,在人们的心目中,对语言的语法都有着较为明确、深刻的认识。我们要学习一种语言,作为在成人阶段学习,必须掌握好语法,否则我们所说的词语别人很难理解。那么作为语言文化也是同样道理,如果我们不明白其规则,也同样难于理解别国文化。

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要注重研究个性、研究各种认知过程、思维的形象方式、认知的方式以及知识存蓄的形式。要想脱离文化,脱离语言文化,不考虑其文化特征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个说话的人,他的认识、文化、语言文化以及母语都是不可分割开来的,他是一个多维的、多角度的、活的并且是现实的一个整体人。我们在研究这一整体的时候往往先来研究某一个部分、一个剖面,但我们没有权利来忽略人的其他部分。我们知道,说话的人在众多学科中是一个多主体的综合体(совокупность субъектов),他既是交际的主体,也是语言的主体,同时又是文化的主体。因此,今天我们会有更多的人把目光转向对文化的研究。

Красных 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处世态度(мироощущение)、世界意识(мироосознание)和世界观(моропонимание)。这种观点绝不是不包括物质文化,相反“物质世界”和“心智世界”是被看做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一个整体。因此,对语言学家来说,他感兴趣的绝不是某一物体是用什么做的,而是这一物体在文化中是如何理解并处于什么位置。她举例说,俄罗斯人的心智认为,плинтусы 或者 табуретки 是用什么做的或干什么用的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俄语中可常用 ниже плинтуса 或最常用 на уровне табурета。因此,俄罗斯有广告说“Цены ниже бампера”,(Красных,2008)而中国人却说“跳楼价”。

由此可以看出,语言文化(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а)是语言化了的文化,是用语言符号外化和记录固定下来的文化。从这个意义来看,语言文化同语言世界图景相似,但是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它们是有区别的。语言世界图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有组织的语义空间,对它的研究是用的语言学,首先是语义的研究方法。语言文化则并不是由语言单位构成的语言认知现象,而首先是以其口头表达的意识形象,即从语言到外部形象。我们知道,世界形象(образ мира)是同语言世界图景相应,虽然有时并非同时并非直接,其形象在语言世界图景中固定下来,而文

化是在语言文化中得以体现的。这时我们可以把语言世界图景看做是进入语言文化空间的主要入口。我们认同 Красных 的观点,语言文化是作为文化语言符号整体(тела)或主要部分的语言符号。(Красных,2008)

由此我们得出了两个独立的符号体系,况且各自有其自身的“语言”,即文化和人的自然语言。我们可以想到,这两种语言有相互交叉和相互渗透的情况,有时文化语言符号只有口头表达方式,而自然语言符号则是文化语言符号的主要部分,并且其自身的语言范畴部分地不相符或者至少退居二线,这样就形成了作为第三种符号体系的语言文化,它有其自己的单位层级、组织规律和运行规则,有自己的体系、组织结构和在其内的各成分之间有自己的关系。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术语叫做文化空间(культур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它首先是文化本身的“心智”范围,和文化一样是其代表的意识的间接反映。换句话说,其实质是其代表意识中文化反映(指心理)的结果,是人的意识里的文化存在形式,与个体和群体的认知空间相关联。这样就得出文化空间是心智现象(феномен метальный),而语言文化是语言认知现象(феномен лингво-когнитивный)。这样看来,文化、语言文化和文化空间在本体上是相互联系的,它们不是融合为一和不可分割的。文化空间的中心,这一整体结构的支撑点是认知基础(когнитивная база)。知识基础是某一语言、某一文化和某一语言文化所有主体(即人)所掌握的,按照一定方式建构起来的关于民族文化、世界知识和认识的一种总和。文化和语言文化一方面创造出“说话的人”,另一方面又被后者所创造。这就是说,说话的人既是主体,又是文化和语言文化的客体,同时也是一个人(человек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民族的人是同文化和语言文化紧密相联系的,而文化和语言文化的代表则是具体的说话的人。因为人属于一定的文化,讲的是一定的语言,掌握熟知一定的语言文化,那么他也同样熟知掌握这三个符号体系,即会用其语言文化的单位来运作。

那么哪些为其单位呢?哪些单位又可以进行语言文化的分类?它们的体系是什么样?Красных 提出了一系列假想,其可归纳为:1)基本假想,即把语言文化坐标体系作为轴心总和,由其他独立的分体系构成,它们在该语言的框架中同存并处于相互渗透的关系之中;2)补充假想,语言文化和文化空间可以在以下的分体系参数中进行描写:认知的、隐喻的、基准的(эталонный)、象征的,可以在一个分体系中描写某一片段,也可以是整体地来描写;3)局部假想(частные гипотезы)。我们可以把这一语言文化的分体系可以看做是文化的基础层次,它的单位是 а) 认知基础层——心智事例;б) 隐喻基础层——基础隐喻;в) 基准基础层——基准坑(ниши эталонов);г) 象征基础层——基本的象征(элементарные символы)。这些单位构成了语言文化的分类单位。见图二(图为 Крас-

ных 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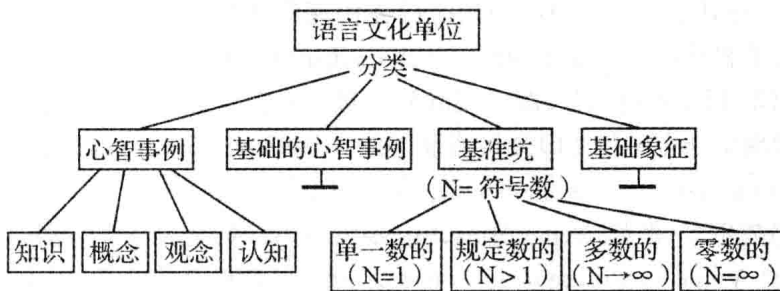


图 二

在这些单位中,值得关注的是心智事例,它是可以进行分类的。我们再对心智事例这一体系进行分类,见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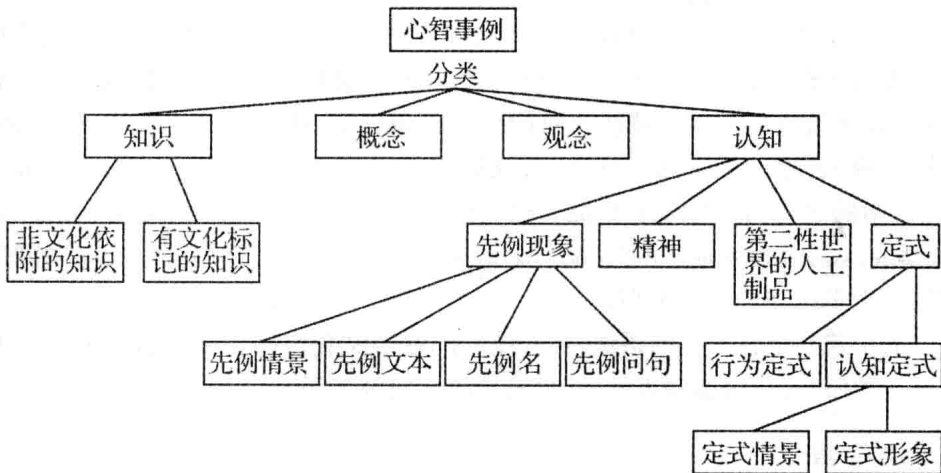


图 三

第一层次可分为 4 个,(1) 知识(знания);(2) 概念(понятия);(3) 观念(концепты);(4) 认知(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这 4 个中间(2)和(3)是这一体系的术语环节,而(1)和(4)还可继续分类。

第二层划分时,(1) 知识可以分为:

а) 非文化依附的知识(культуронезависимые),例如, $2 \times 2 = 4$; Земля круглая и вращается вокруг Солнца;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началась в 1939 году 等;

б) 有文化标记的知识(культурно-маркированные),例如: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 Пушкин; Москва — столица России; Волга — великая река, которая впадает в Каспийское море;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началась в 1941 го-